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五

宋 林駉 撰

爵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謹之豈非王嘉之言乎嘉何以言之感時而言也夫人主擅威福之柄命爵詔禄所得專也曰崇德記文王世子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曰以賢禮地官大司徒因民之常施十有二教十有一曰以賢制爵乎不敢以輕畀曰不瀆記緇衣爵不瀆而民作愿曰不踰奔成十八年爵不踰德凜乎不敢以過予是何其謹重若

此哉蓋位天位也禄天禄也孟子云五服之章天所以命有德書皐陶非一人所得私也經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記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左傳誠以一爵之差天威不違顏咫尺凜乎其可畏也以是知爵禄之柄雖人主之所擅而非人主之所可私私之不可鬻之可乎嘗攷鬻爵之制實始於漢王嘉漢人也代天之言得不為漢發哉觀漢高當草昧之初將欲收拾人材以開一代之治而曰有能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本紀

至於天下既定第蕭何之次以服衆議張良傳先雍齒之侯以息偶語同上是亦一己之私然而未甚失也夫何文帝從晁錯備邊之言令民納粟以拜爵晁錯傳景帝之世上郡之旱而復脩賣爵之令至裁其價以招人通典及食貨志云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脩賣爵令則而裁其價以招人徒役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稍非孝文之制矣其後武帝以擊胡之費又創立武功爵令人得以入貲而補吏元朔元年國用空竭有司議令人得賣爵及贖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云故卜式首以家財輸邊乃至超拜中郎賜爵

左庶長告天下以風百姓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惟卜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告天下以風百姓則吏道雜而多端矣雖然亦可以得人也有以貲拜郎為廷尉而天下無冤民者張釋之有入錢補謁者守潁川而治行第一者黃霸嗚呼作法於涼其獘尤貪左傳云況孝文作俑於先景武循襲於後是宜東都之季其弊尤甚有吏人入穀而得關內侯者後漢永安二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人入穀得關內侯有銅臭入錢以買三公者靈帝開賣官之路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鈞曰大人不當

為三公論者嫌其銅臭馴而至於晉武帝之時賣官得錢入私門晉武帝太康三年劉毅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唐至德之後納錢百千則賜明經唐至德三年鄭叔請奏伏敕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品秩耗弊選舉冗濫至是極矣國朝諸科並建數路得人無非奉若天道書至於鬻爵雖間舉行皆為權宜之制故入粟六百石與補上造之請非備邊不許也咸平末河北轉運使劉綜上言令民入粟備邊六百石補上造萬二千石為大庶長事存典故利入公家上慮爵賞之濫重惜其事宰相言故事具存行之無損行之出粟五千餘石賜第班

行之請非補之則不許也天禧二年學究鄭可狀本州民闕食願出粟五千六百石賑濟望賜第選班行本旨不行晁迥李維上言臣等商度損餘補之為利亦大望令宰臣定議特從其請俟豐稔即止或以賑水旱太宗時州郡水旱有艱食者許富民入粟賑貸等第補官或以備糴本熙寧七年賜敕誥補貼賑貸涇原環慶路饑民及為來興常平糴本無非為權宜之制誠以鬻爵之法雖所以濟人事之不及非所以體天道之至公故隨舉隨罷終不以為經久之策淳熙之君曰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淳熙三年詔鬻爵非古制也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愿入粟賑

饑有裕於衆聽取吉則其不得已之意為可知矣元祐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之臣曰納粟不如資䕃資䕃不如進士元祐元年上官均言百司胥吏

主行文書積年寡過例該禄仕及豪右之家以賞受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義又外臺郡守奬薦之所不及彼

自分其卑賤豈復有奮勵之意其視䕃子弟聞父兄之教少壯就官有鄉進之心宜有間矣由此觀之納粟胥

吏不如補䕃補䕃不如進士理之必然也則其輕重之又以為四者之冗有可罷者納粟得官也

意從可知矣今日邊備未徹國計未豐舉行鬻爵之制

是亦祖宗權宜之術然必得其所以處之之道可以俯

仰無愧焉處之何如與之服飾如康定之制可也康定元年

尹洙上䟽請鬻爵為士軍號營房其鬻爵之法凡入粟五百斛為上爵許以珠金為婦女服飾得與本部七品官接坐犯罪聽贖入粟百斛為下爵許蓄女使以銀為飲器與之免役如嘉祐之制可也嘉祐六年詔凡入貲為郎至升朝官户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衙前自餘免其身而已與之監臨物務而不與之叅軍判官如慶曆之制亦可也慶曆七年詔流內銓應納粟授官人不除司理司法叅軍自上州判官止令監臨物務從李柬之請也雖鬻何病焉

鬻僧

三代而上王政脩明民有常業而不知為僧三代而下

王政廢闕民無常業始起而為僧韓子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原道歐陽子曰井田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本論蓋傷之也惟其傷之是以闢之故著書立言直欲人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原道脩仁義之本以勝之本論觝排擯斥不使之賊吾良民也有王者作補王政之闕脩王教之廢以正人之惑可也顧可鬻之以開其端歟吾嘗攷其源流佛之為教古無有也東漢以來始入中國漢明帝時浮屠之教入中國然未度僧也至唐

元宗聽楊國忠之言始納錢以度僧（時安樂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乃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然則鬻度之法創於此歟嗚呼四民有常業古之道也彼其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滅君臣廢父子悖理傷化甚矣一人為僧一夫失業故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姚崇為元宗言之（唐紀）若不鈐制當失六十萬丁李德裕為穆宗言之（唐紀）夫何自唐以來遞相祖襲至于今而不廢歟噫我知之矣不過借是以為豐財之術也抑豈知此端既開趍者瀾倒天

下之民失業者衆財果可豈歟國朝熈寧以前日就裁損天子曰經業精熟方許籍記雍熈二年詔自今經業精熟方許籍記否則曰四千未度當降約束至道元年帝覽泉州一歲未度者四千餘人聳然曰一夫耕三人食尚有餧者近世一夫耕追至十人食天下黎民安得不重困當降約束大臣曰所度皆惰農游手不可天聖四年宰臣王曾言剃度太多皆惰農游手之人無益政化張知白曰臣任樞密日嘗斷劫盜一火皆是僧行上曰自今懲革勿使太濫否則曰所度皆亡賴姦人不可嘉祐三年賈昌朝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亡賴游民為弟子或藏匿亡命姦人自今皆取鄉貫保任方聽收納詔從之其在當時或五十而度一人至和初陳執中執政因乾

元節聽僧五十度一人既而言者以為不可復百人度一人或百人而度一人至和元年詔乾元節度僧限百人度一人至熙寧以後則冗濫矣河東修城則以僧牒熙寧七年給度牒五百道付河東運使修城陝西糴穀則以僧牒熙寧三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永興糴本則以僧牒熙寧七年賜度牒二千五百道賑涇原環慶路饑民及永興路常平糴本其在當時價至百九十千百九十千未止也又至三百千三百千未止也元豐七年以下言度牒已著今每道為錢百三十千檢會夔州路每道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價高處别取旨從之蓋熙寧以前重本抑末不以鬻牒為利熙寧以後務末亡本

必以鬻牒為利惟熈寧以前無所利乎此也故自嘉祐至治平凡七萬八千通十三年計之歲之所度止於六千也惟熈寧以後有所利乎此也故自熈寧之初至八年凡八萬六千通八年計之歲之所鬻不啻一萬也熈寧八年上批勘會責度牒數呈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熈寧至今八年給八萬九千餘道然我朝諸君子嘗有言焉熈寧以前王公曾言其多宋公祁言其冗熈寧以後程公顥言不鬻錢曾公輔乞並裁損並長編此皆切時救獘之言然亦非知本之論也

我高宗嘗曰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紹興七年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者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又曰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二十七年上曰今田萊多荒若更賣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朕所以不給度牒者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噫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三代而下知本者其惟高宗乎

三公

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者周也以丞相大司馬御史

大夫為三公者漢也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者後漢至唐大抵然也國朝始取隋唐之制命太尉司徒司空為之後復成周之名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之此三公沿革之本末爾按成王作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書周官全文則太師太傅太保周之三公也然三公之位實兼六卿之職所謂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初無司存通典注周禮王畿有六鄉每二鄉則公一人蓋一公領二鄉也非必親治二鄉蓋與王坐而論道者也成王時周公以公

兼冢宰名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康王即位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之中各公畢公毛公亦皆兼三公之職尚書顧命又通典按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則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周時三公兼一卿之職云云故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是也尚書杜佑通典以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豈非以公兼卿職而言乎通典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注云韓詩外傳陰陽不和責之司馬君臣不正責之司徒山陵崩弛責之司空按丙吉為丞相自謂三公典調和陰

陽本傳王尊劾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負下罔上本傳王根為大司馬杜鄴言根前為三公比周杜鄴傳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漢之三公也然太尉本主兵之職漢百官表上太尉金印紫綬掌武事御史大夫特副丞相之官同上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掌副丞相乃與丞相並列已失古誼況得稱為公乎夫以大司馬之官得為三公者蓋自武帝寵假大司馬之權而冠以大將軍之號終漢之世大司馬專主國柄尤重於相權爾漢武紀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按漢武帝初命霍光為大司馬外領

軍馬内典尚書具後董賢王鳳王莽為之以御史大夫之官亦得列為三公者蓋自成帝從何武之請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自是遂與丞相鈞禮爾成帝綏和元年更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表上又何武傳云云杜佑通典以漢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為三公者豈非以權重而稱公乎通典注哀帝時議以漢舊無司徒故定三公之名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史記曰公孫宏以春秋布衣為天子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為之則丞相為三公矣又云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按後漢志曰太尉公主天司徒公主人司空公主地則太尉司徒司空東漢之三公也後漢志太尉公主天部太常衛尉光

禄勲司徒公主人部太僕鴻臚廷尉司空主地部宗正少府司農然多以九卿為之通典蓋多以九卿為之且周以三公而兼六官後漢以三公而部九卿似有古意然三公之外復以太傅為上公果何議耶通典後漢惟有太傅一人謂之上公若三公災異冊免則始於徐防後漢日蝕星流及大雨雹等災異者惟免太尉自徐防為太尉始凡天地災變三公皆免三公在外冊拜則始於張溫靈帝臨朝始遣使者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自溫始三公封為列侯則始於崔林初封司空崔林為安陽亭侯三公皆封列侯自林始也自是而後相仍不改魏則拜太尉司徒司空之外而增置太保

黃初二年又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末年增置太保晉則加太宰太傅太保司馬將軍之官而為八公晉武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仲為太傅王祥為太保義陽王子初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顗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惟無丞相焉時拜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遂以太傅太保為上公宋則仍八公之官而不名言為八公宋皆有八公之官而不言為八公也並通典不齊之三公唯有太傅通典齊時三公唯有太傅梁之三公復置七員梁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陳之三公並為贈官陳以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為贈官由魏而齊由隋而唐無所更革皆以太

尉司徒司空為三矣後魏以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師上公也大司馬大將軍謂之二大太尉司徒司空謂之三公北齊皆有三師二大三公之官並置府隋置三師不置僚屬不主事惟置太尉司徒司空以為三公叅議國之三事唐復置三師以師範德人儀刑四海置三公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至于國朝其制又有可論者國初以來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仍唐之制也政和更制詔三師為三公三公為三少傚周之制也宣和之末以三公只為階官不復總領三省復祖宗之制也國初官制大抵沿唐三師三公號為宰相使相之官皆無

所職掌王溥以昭文館大學士兼司空元輔表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十月溥以昭文館大學士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司空范質亦以昭文館大學士進司徒太祖建隆元年二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范質侍中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官司徒此以宰相兼之符彥卿為太師高保融自守太保為太傅職源太祖符彥卿為太師高保融自守太保為太傅此以使相兼之然自國朝以來曠世不除皆元老宿望者始任其選趙韓王開國舊勳一代柱石其勳孰高焉文潞公三朝元老聖世耆龜其年孰尊焉於是以太師除之蔡官

制三公之官尤重太師趙韓王以勲文潞公以年方得之此曠世不除仍自司空五遷方至太師又按元輔表得趙普以太平興國八年十月以檢校太師兼侍中文彦博至和三年六月以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河陽三城節度使王文正公旦自景德三年相至祥符十年免凡十餘年元輔表王旦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以尚書右丞參知政事遷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大中祥符十年二月旦為太尉魏國公呂文靖公夷簡天聖七年相至寳元三年再相凡十五年天聖七年八月夷簡以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元祐四年出知許州康定元年五月夷簡許州再入以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至二年九月以太尉許國公致仕於是以太尉拜之蔡官制王文正公旦與文靖公夷簡皆為相二十年

以太尉致仕此國朝盛時寵任三公之意若是其嚴也而先正諸公任三公之職亦皆有功於國家也政和之間以太師太傅太保皆古三公之官為宰相之任遂詔依三代易師為公若復古矣政和二年詔曰太師太傅太保此古三公之官為宰相之任今為三師然古無三師之稱合依三代為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為宰相之任若除三公即為宰相然除三公者即總三省號為公相之任故蔡京以太師總三省而使宰相居其下不敢與之抗復且丐免書門下省不欲任樞密之兵柄是制也政和小人以私意為之矣

蔡縧國史補政和廢尚書令侍中中書令改為左輔右弼未始除授左右僕射改為太宰少宰京為太師總三省事號公相京丐免門下省盖以樞密事皆過門下不欲任兵柄故也宣和之末以三公論道之任而總理省務使宰輔備員殊失紹述憲章之意遂詔為階官不領三省若復舊矣宣和七年詔令居三公論道之位而總理三省衆務使宰相備員殊失紹述憲章之意可於尚書復置令虛而不除三公止係階官更不總領三省然故事親王近屬皇帝子姪官至三公而止盖有嫌於任師傅之官自宣和後皇子官率至太傅殊非設官之旨是制也宣和小人復以私意為之矣蔡官制故事親王近屬皇弟子

姪官至三公而止蓋有嫌師傅之任也自宣和後皇子官率至太傅甚非設官之旨所以不置用之公孤也

夫三師而為三公以復古制非不善也改三公為階官以復家法亦非不當也然私意一形典章變易一以專師傅之權一以輕師傅之任輕其任者其害小專其權者其害大何者紹興權臣以太師而固位於是壞中興恢復之謀開禧權臣以太師而竊政於是開南北用兵之釁君子推原其故皆蔡京小人作俑之尤也其害豈不憸歟噫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宰相上 論歷代相職當否

自黄帝首命六相管子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通典黄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地理得蒼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風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謂之六相舜之舉相十六通典舉八凱使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謂之十六相八凱即棄益禹皐陶之倫而相之名始立自湯之左右用伊虺宋百官志成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周之左右任周召通典周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亦其任也而相之負始定切嘗遠稽歷代近觀聖朝國勢重輕治道汙隆未嘗不關相業之脩否也大抵周人以宿衛財用閹宦嬪

御之屬統于冢宰故相權專而君心正至秦始分屬諸卿爾漢初不以御史太尉九卿加官之屬侵丞相故相權重而職業脩至武帝始奪其權耳魏晉以來以丞相為尊官廢置不常類以監令管機要之任李唐之興以省長為丞相品高不除類以他官掌政事之要國初以昭文修史集賢為相所用皆端士元豐以左右僕射為相所用非正人元祐雖仍元豐而相職舉紹聖雖仍元祐而相權偏政和以來更革不常至中興而後易平章

之號定丞相之名始為千萬世不刋之典此古今用相之本末也試詳言之嘗觀周人冡宰之尊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皆士夫所不屑為之務似若褻矣噫孰知正所以為論道經邦之職歟夫内朝宿衛之士（天官宗伯掌貴遊子弟）外庭徒役之人（宫正掌宫中徒役）職之卑者也而冡宰得以統攝之異時侍御僕從所以皆正人者非出於此歟太府受藏之務司會稽考之任（並天官）事之末者也而冡宰得以均節之異時用度有節所以無奢用濫賜之弊

者又非出於此歟奴僕熏腐之流閽人宮闈嬪御之職官人內宰供奉飲膳之役酒人漿人負之至冗物之至微者也而冢宰皆得以主之異時家齊身脩心和氣平所以無女寵閽宦之習者豈無故而然耶格心事業於此見之夫何秦人焚烈周官將古人所以體統維持之具分散四出宮伯宮正則分入郎中令漢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屬官有郎皆秦官郎守門戶出充車騎衛尉同上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衛士旅賁令丞而宿衛之意失司會太府則盡入治粟內史同上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而

出納之意壞善人醫師則盡入少府同上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屬官有太醫湯官導官永巷宦官之屬云宮人內府則盡入大長秋同上秦官私府永巷宦官皆屬焉而供奉飲膳使令之意至是盡泯衆職既分大臣莫統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心術轉移性質浸漬無所不至此周人任相之意而壞於秦者此也漢自高文之時委任大臣責重權尊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如詔下諸侯王則御史以其制書詣於丞相同署乃行是相得預制詔高紀高帝詔召賢良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表掌副丞相太尉

職屬丞相如匈奴入寇太尉官罷改丞相將兵擊之是相得兼武事文帝三年罷太尉官屬黃霸曰太尉官置久矣丞相兼之文帝三年匈奴入寇灌嬰為丞相將兵擊之二千石之重丞相罷裁之而列卿無紊權之弊通典曰漢相得裁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鼂錯是也閹官之寵丞相請誅之而近習無預政之患申屠嘉傳加官未置而內庭外庭相得通主之百官表曰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府太官令至郎中亡員按表兩府不得加官孟康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史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掾史行部而州郡民事相得盡知之文帝十三年以

御史不奉法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高皇帝蕭相國之規模遠矣夫何武帝以來過懲田蚡權專之弊而深抑大臣之職田蚡傳故自張湯以舞文為御史大夫也奏事日旰天子忘食而李嚴緘默但取充位青翟庸繆見知得罪而御史之權日重初年張湯為御史大夫言事日旰天子忘食議皮幣白金事時李嚴等丞相取充位又張湯以見知之罪致疾青翟自霍光以受遺為大司馬也後改太尉為司馬內領尚書外領軍馬本傳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而鹽鐵之議千秋括囊田千秋傳昌邑之事楊敞不預楊敞傳而大司馬

之權日横自丞相不敢擅召二千石田千秋傳而相不得統列卿也至使宏羊摧利温舒峻法九卿更進用事而事不關於丞相矣按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不省酎金死石慶為丞相征伐封禪公家用少桑宏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而慶但醇謹而已自游宴後庭而宦者典尚書章奏通典曰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而相不得問內庭也至使石顯弄權董賢竊政並本傳中宦益恣而事權過於丞相矣諸吏居中舉法應劭曰諸吏得授職如御史中丞侍中論誣大臣武帝侍侍中出入禁闥辨論數誣大臣如

嚴助之徒加官權重宰相疎遠是中朝之血脉不關於丞相府矣刺史得自奏事武帝置部刺史百官表云繡衣專遣出使暴勝之傳府掾在內不聞利害是外郡之血脉不關於丞相府矣五十四年之間凡易相者十有三人亟辭亟罷不得展布雖至宣帝重丞相之權丙魏伸丞相之職然外而御史之抗禮蕭望之內而宦者之用事石顯宏恭又焉用彼相哉甚而東都以太傅當冢宰之任後百官志武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胡庭注曰猶古冢宰總己意也二百年間僅除十一人而

已（自卓茂至金日磾止十一人）大抵事權盡歸臺閣相亦未如之何也已矣推原其故武帝安得不執其咎此漢初任相之制而壞於武帝者此也自魏晉以來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則不置間有置者自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職其真為宰相者往往以他官參掌機密之事（通典曰按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者則是矣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則不置自為尊崇之位多非大臣之職其真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是故魏以劉放孫資為中書監令而掌機密（通典曰魏文帝以劉放孫資為中書監令並掌機密）晉以張華荀勗

為侍中而居阿衡同上張華為中書令侍中劉卞謂華曰公居阿衡之地荀勖為中書監侍中昆贊朝政東晉以謝安庾亮庾氷之徒並為中書監而皆稱賢相東晉庾亮庾氷相次為中書監先是王導輔政以寛和得衆庾亮以法裁物至氷經綸時務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宋以江湛王僧綽殷景仁王華之徒並以侍中衛將軍而或任機密或居門下宋文帝初徐慶之為司空録尚書事後以江湛王僧綽俱為侍中任以機密後又以殷景仁為侍中左衛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時稱之齊有六貴為宰相則如顧命之江祏領軍之坦之齊王檢為侍中尚書令甞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況也明帝顧命江祏兄弟及

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更曰理物時呼為六貴皆宰相也梁以恭機事為宰相則如尚書令之何敬容僕射之徐勉梁何敬容初為吏部尚書侍中時徐勉為僕射恭掌機事並為宰相北齊謂登台鉉稱宰相者則如司座之韓軌北齊韓軌為中書令專司座自以勲歷登台鉉授侍中之趙彥琛北齊趙彥琛為宰相兼侍中並通典按此則或掌機密或管朝政或為侍中或給事中或受顧命皆為宰相也通典云然自晉宋數朝以風流相尚以元虚為宗覩白署空稱為清貴同上省牒按簿鄙為流俗何敬容獨勤庶務為世所嗤鄙卞壺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曰

不亦勞乎東山勝遊蘭亭名會事肥遯也龍章鳳姿壁立千仞飾儀槩也雌黄陽秋崇辭致也玉麈蒲葵尚放曠也棄禮法如土梗視義理如桎梏朝綱廢弛衆職隳墜卒致夷狄亂華之禍豈非清談廢事之咎歟此魏晉而下任相然也自隋始以尚書令僕射中書令侍中為宰相亦有他官叅與焉如楊素為僕射掌朝政栁述為兵部叅機事之類通典云唐因隋制初以三省長官議國政而為宰相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由

是僕射為尚書省之長與侍中中書令號為真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授故常以他官居職無有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亦漢行丞相之例通典

大唐侍中中書令是真宰相其餘以他官參掌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密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亦漢初行丞相事之例也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餘並

百官志 貞觀間李勣以太子詹事同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立李靖以疾辭位詔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

事而平章之名立同上杜淹以吏部尚書叅預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叅預朝政岑文本為秘書郎兼直中書省專主機要張亮為刑部尚書亦叅朝政而知政事叅機務之名始衆此他官上兼宰相職也至宰相又復下行有司之事如杜如晦本為侍中既攝吏部又監東宫兵馬房玄齡本為僕射既監國史又領學官並本傳終唐之世相無常職亦無常員乃至守本官為之而有守如故判如故之目坐政事堂而分決本司之事或至數十

人同時為之甚至出為帥臣亦為外宰相之稱（同上）故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前後出鎮三佩相印且不寧惟是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時或崇儒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使（同上）其不足取法初非一端此非貽謀之未善歟雖然貞觀開元盛時名稱雖煩而事業無廢職位若異而機務不曠有如英衛智勇房杜謀斷王魏規諫姚宋正變亦何愧於爰立之命自後用者非賢賢者不用禍變迭興不可枚數唐之相業始不足取張曲

江峭直剛方噓吸雲雨惜也相位不留而李林甫之姦訣用焉是以有范陽之變崔群傳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陸宣公論諫仁義言之藥石惜也杜門却掃而盧杞之邪謀進焉唐是以有涇卒之亂唐舊史曰雖知非竟遂於楊炎而受使不忘於盧杞取延齡之姤謀罷陸贄之相位貞元之辰吾道窮矣唐贊德宗猜忌刻薄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不悔注德宗用盧杞以趙贊判度支及涇卒亂始曰不稅間架裴晉公身係安危朝廷柱石惜也讒言一入裴度為綠野堂而鑄异之小人信焉唐以是有閹宦之禍唐贊憲宗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尤

甚於順宗注信用程异皇甫鎛數暴怒恚憤左右繼踵問罪而不自安故中人王守澄陳宏志等由是弒帝於中和殿可勝嘆哉此唐之任相然也（又接下篇）

宰相下（論本朝相職得人先論因革後論人材）

國朝制雖沿唐而實異於人蓋三省為空官而以平章為宰相惟具真加侍中則不除平章（職源國朝沿唐舊制凡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真拜侍中者不復言平章事然國初止除范質趙普亦未嘗除人累朝因仍三省長官尚書中書令侍中僕射不與政皆為空官特以寓祿秩品位而已）至平章而分為三等帶昭文為長修史為次集賢又其次（蔡官制云）是制也自建隆以

後用之三省各蒞職而以左右僕射為宰相左相必兼門下侍郎右相必兼中書侍郎然中書取旨其權獨重至有右僕射除吏左僕射有不預聞而有當稟左相必送中書右相更不欲行是制也元豐小人以私意用之後因呂公著同舟共濟之請三省同得取旨以革元豐之弊召潞公元老於二相之上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而兼用祖宗之法是制也元祐大臣以公心用之夫何紹聖以來偏重左相事之合送中書者但自尚書徑上

門下子厚用之而李清臣莫之勝蔡京效之而趙挺之莫之制蓋竊元祐之制以行其私也呂大防欲用楊畏為諫議大夫范純仁不可大防素稱畏敢言密約畏助己竟超遷畏元祐間畏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即疏章惇乞召為相　又紹聖元年清臣首唱紹述曾布密論趙挺之建議紹述曰吾當用能紹述者勝之遂召蔡京政和以來更左揆曰太宰右揆曰少宰而太師總領三省之事號為公相蔡京為太師領省務而權益盛王黼為太傅總省政而意益私亦竊元祐之制以專其政也厥後建炎盡革前弊始罷太宰少宰而復左右僕射乾道復罷

左右僕射而改左右丞相政和間更左揆曰太宰右揆曰少宰而以三師三公是謂宰相靖康末詔依元豐故事復為僕射左右僕射必兼門下中書侍郎建炎三年呂頤浩言被旨將元祐中司馬光建請併省奏名侍從叅詳宰相不兼兩省侍郎而復祖宗之舊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職畧中興會要乾道七年詔丞相總齊百揆贊襄治道事無不統而僕射之官名實未稱宜做周漢之制明年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中興會要孝宗會要至是而相之職名一定而不易竊嘗因國朝之制而求大臣之事業矣昔藝祖之開基也前代之相揆席終留箕子其仁也范質王溥魏仁浦開國元勳金匱有書周公其忠也趙普以吏侍而拜門下者方重自

居開寶六年九月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居正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正為人方重不事苛察以樞密而除集賢者清節自守同上沈倫為樞密副使尚書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迨至太宗念舊臣而留沈薛開秘藏而名中令獻策而擢齊賢沈倫清介在相位自守而已薛居正為人方重不事苛察太宗任沈倫薛居正六年太祖幸西京洛陽人張齊賢獻十策太祖召見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太祖善其四策齊賢堅執皆善及還語上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遽官爵之汝異時可收以自輔也噫豊水有芑貽厥孫謀培植人材之功深矣以至歸因一詠陰諷君德李昉烹鮮一語有裨治道言行錄淳化三年太宗謂宰相

曰治國之道在乎寛猛得中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行清淨之化昉與蒙正之善於規諌進思賢從諌之對李琪無喜賞懼挫之心呂端琪與端之深得相體若乃盧多遜之貝錦今日譖趙忠獻太宗即位普為盧多遜所譖出守河陽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既至復為相而多遜遂貶朱崖言行録明日毀李文正盧多遜與李昉相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后太宗語及遜事昉為辭釋太宗曰多遜常毀卿一錢不值一斥嶺表終身不用讒者既去根不傷稼此皆我太宗之明哲也真宗嗣位二呂一張復秉鈞軸真宗朝呂端為相五年呂蒙正為相三年張齊賢為

相亦三年

一時風采繼者益善水旱屢奏嘆曰聖相

聞見錄咸平景德中李文靖沆在相位王文正旦知政事時邊報日聞二公不皇文正嘆曰安得及見太平吾輩優游矣文靖曰外患足以無懼異日天下雖平上意浸滿後必朝陵展禮文正嘆曰文靖聖矣故當時謂文靖為聖相　又龍川志云李沆為相王旦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煩聖聽沆曰人主當知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風範端凝目曰貴人沆之賢也

李沆常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

江淮命使深戒竭民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公無他語但曰江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江西

遣漕亦懲摧利且之公也言行錄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於政事堂且求教王文正曰朝廷摧利至矣士遜起謝

始除端揆厨絕飲宴上語李昌武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閽悄然昌武與同親徑入見之徐賀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公但唯唯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累在衡軸門無私謁敏中之耐也言行錄敏中傳公性端厚明辨累在衡軸門無私謁諸子不令釐務

以相才力薦而駑朽自誚畢士安初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公謝曰臣材駑朽不足以勝任惟寇準兼資忠義此宰相材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以鎮之不閱月拜公平章事寇公

並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上以名節自厲而險夷不易言行錄畢士安傳公資端重偉儀觀少以名節自厲貫于險夷至長不易平生無一語過差畢士安君子人也帝謂寇公曰畢士安君子人也以幸汾為非天意李迪言陛下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旱蝗之變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以內藏為備凶荒同上公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故土及以備凶荒今邊無他寇陛下用此以便國用民不勞矣言行錄李迪敬天愛民之誠也至如寇萊公之忠節豈非數公之推轂納交者與澶淵之役親扶日轂尺箋答之蘇內翰作寇公神道碑惟彼北戎闕節彼萊公尺箋答之三十餘年絕無邊塵之警社稷之功寔加尚

之夫何小人萋菲之言易入而萊公之迹屢辭屢罷鼙鼓之言為國謀也澶淵之役唯萊公首决親征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上名萊公問之公曰不知誰為此謀者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王欽若不堪倡為投瓊之譖而公反出主北門之鑰矣公鎮大名州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捋髭鬚之責為公言也丁謂不平遽為下石之舉而公復涉雷陽之波矣馮拯小人依附邪黨絕無一言及之嗟夫一萊公也前數公之賢則薦之愛之後數子之姦則排之陷之君

子小人其枘鑿也如此所幸仁皇維持公論收拾善類為寇之朋者茹茅類進為丁之黨者莠稂盡除故丁謂馮拯王欽若之佞貶斥殆盡至張士遜以曹利用之進雖既用而亦罷王曾李迪之賢登用恐後至張知白以嘗不阿欽若亦亟擢而就用仁宗謀相王曾薦呂夷簡曹利用薦張士遜利用既得罪士遜亦罷李迪曰丁謂好邪利用馮拯亦相朋黨王曾言謂合雷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怒貶謂王欽若為相張知白叅政與議論多不合以疾辭位不特此也王隨陳堯佐以老病不和而去闕別錄云韓琦常言天下事不如人望者多仁宗王隨陳堯佐為輔相皆老

病而不知中書事多而去韓[闕]不中立二人紛預又頗以私意害公皆請罷之呂夷簡以斥逐臺諫而去仁宗廢郭后夷簡飭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貶孔道輔范仲淹王曾斥夷簡嘗紀賂市恩罷相判許州至于慶歷陰消陽長帝賚良弼故光輔王室中外嬉遊温公撰韓公琦祠堂記故能光輔三朝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餔啜嬉遊自若曾無驚覩傾聽切語之警坐置天下於大寧公之力也而向所施行杜衍亦以時上之行亦若人也是時仁宗以天下多事急於求治因詔輔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麻拜中庭縉紳相賀而用賢堅信罷籍力請之籍亦若流也文彥博與富弼同拜宣麻之日士大夫以得人相慶天下謂之文富上曰

吾得二相賢於夢卜矣長編公亮受遺責重節堅而亞勲定策之碑屹立焉曾公亮嘗與韓忠獻公力贊仁宗早建太子以為天下萬世之本至是感悟儲貳乃定配享英宗廟庭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勲之碑晏殊不求恩澤而天子勤渠之問有寵焉公為相務薦賢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具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殊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及薨天子哀悼之呂朝學問得象謹重而聖德一詩濃墨大書侈言而為盛事焉是時也左皐右夔前伊後周不是過也至使執中之俗吏且以至公而結主知東坡志林云軾謂陳執中俗吏耳持以至公猶能取信於上

宋庠之無所作為不失為雍雍有德之君子慶史宋元憲雍雍然有德之君子也既參大政朝廷無事日閱文史後既登庸尤務清淨無所作為有為者病之公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誚我因為自詠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人莫怒疑虎石嘗開蚊負愁山重嫛傾喜日來欲將嘲強解真意轉悠哉

梁適劉沆雖貪黷挾私而亦不得逞其慾馬遵劾梁適貪黷怙權罷相知鄭州劉沆在相疾言者屢加裁抑出范師道趙抃張昇言沆挾私出御史罷相知應天府

四十二年之治諸公之力多矣自熙寧大臣妝用新進韓富二公甘心解職絳與升之引類彈冠此固不待議耳有如安石之得志也公亮為國家舊臣唯唯不

言倒戈晚節及安石之罷相也吴充素排新法至主國事置而不議噫風俗移人趍者瀾倒而能砥柱中流者幾何人哉繼以柔懦之王珪剛詐之蔡確末年天子雖有革弊之念惜乎論道之非人矣哲宗初年罷蔡確去韓縝潞公司馬公著之舊望既相於前純仁大防劉摯蘇頌之諸賢復踵於後拯溺救焚改絃易轍天下凜凜慶歷嘉祐之治惜夫調停一唱玉石同區章子厚何人哉起自謫籍濫居左揆變亂濫公之典刑講明金陵之

故事一㬥未幾十寒已至元祐善政影響不存迨及建中曾布忠彦對持相衡忠彦不能制布之巧反引蔡京以勝之京也得志姦邪百出馴至中原之變有甚元豐紹聖小人之用心蓋不勝誅也天意祚宋人材輩出中興以來風采一新華夫渭老際會風雲立政立事毋愧
國朝諸君子之事業噫必有如徂徠者賡慶厯之詩侈中興之盛愚何幸親見之

樞府

樞府之官何始乎曰自唐始也名肇於開元官設於永泰權重於五代而其制其意至我朝始詳且密此其大畧也按唐開元間張說為相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其後有樞密房以主曹務本相臣以統之唐百官志開元中張說為相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密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宰相無所不統未始付於他官僅有其名未有其官也自代宗永泰置內樞密使以宦者董廷秀為之元和則命劉光琦長慶則命王守澄不置司局不立僚屬惟

承受表奏於內進呈永泰中宦官董廷秀叅掌樞密事元和中劉光琦梁守謙為樞密使長慶中王守澄知樞密事舊左右軍容多入為樞密廨署三間貯書櫃而已續通典餘見下注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僅有其官爾未重其權也以宦者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呂原明家塾記迨至僖昭之間楊復恭西門季元欲奪相權建置條目乃於堂狀貼黃指揮公事此其分權之漸舊左右軍容多入為樞密廨署三間貯書櫃而已亦無視事之廳後僖昭時楊復恭西門季元欲奪宰相權乃於堂署後貼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續通典後梁用士人

而易閹宦改密院而為崇政特命敬翔為使謀議中朝
備問左右尚未專事於外至唐以後復名樞密往往以
宰臣兼之唐用郭崇韜晉用桑維翰周用范質王溥皆
天子腹心之臣得議軍國大事其權與宰相等至是始
重矣藝祖受命以東府掌文事參政佐之西府掌武事
副使佐之百司長官及監司長吏皆得專達或奏朝廷
或申中書事大則進呈取旨除敕宣命而小則批狀直
下本路本州故文書簡徑無滯有使有副使有簽書有

同簽書有知院有同知院使副則始命魏仁浦趙普簽書同簽則始命石熙載郭逵知院同知則始命張遜温仲舒國朝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兩府建隆元年以魏仁浦吳建祚為樞密使趙普為副使周末闕副使至是始置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為樞密直學士以簽書院事簽書之名始此淳化三年以張遜知院事温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逵同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此舊制樞密院有使則置副使有知院則置同知院會要且不寧惟是有不帶正官充使如趙普為檢校太尉充樞密使是也有樞密帶節度如曹彬為檢校領忠武節度是也或以文官充使則始於石

熙載為戶部充使也或儒臣以樞使兼使相則始於王欽若等守本官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使也五代置樞密使國初因之建隆三年趙普為檢校太尉充樞密使不帶正官充使自普始也開寶九年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等節度使樞密帶節度自彬始也太平興國六年石熙載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以文資正官充使自熙載始也祥符五年王欽若陳堯佐並守本官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以樞密使兼任相自欽若等始也聖朝職畧非制之詳耶然國家立極五代弊政掃除殆盡獨此不廢蓋有慶歷議臣請併中書而仁宗不之併慶歷張方平言樞密院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請罷併具事於中書不報元豐議臣請廢密院

而神宗不之廢元豐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不從續會要 推原其故其美意有二蓋宰相平章軍國兵事可知也而兵之籍則不與殿院兼總兵馬兵籍可掌也而兵之符則不在發兵大權盡歸密府體統相維因有偏失噫車徒之數司馬所掌調發之權冢宰所主周人維持之意而我朝得之此其意一也邉事興則相與共職邉事寧則樞任其事西師之興以宰相呂夷簡章得象等兼樞密未幾以兵休而罷渡江之初以宰

相張浚等薫樞密未幾以邉寧而罷噫蠻夷之事特專作士誓師之舉亦命宅揆虞廷文武相通之意而我朝得之此其意二也制雖漢唐意實傚古夫如是何嫌何疑而廢之耶是職也氣節清謹者任之而輕險奸回者不與也威望隆重者居之而浮薄淺陋者不與也是故風寒親幸決策江南杯酒從容藩臣解職趙中令之為有功始平西蜀囊無寸錦終克金陵民皆安堵曹武惠之為稱職太祖所任樞臣者八人而趙曹為之冠曹彬趙普

吴延祚李承矩王仁贍李處耘楚昭輔魏仁浦罷綏州之役而時論所稱辨繼隆之奏而力爭不已時有錢宣靖焉玉壺清話曰時言者請城綏州積兵粟黨項詔公自魏來疾傳往按至則乞罷其役時論韙之　記聞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丞相呂端等皆不敢言權樞密副使錢若水言之未命之初天子已有飛白之記既除之後復有邊政有望之喜時則有向文簡焉太宗飛白書張詠向敏中二人名付中書曰二人者名臣為朕記之向公自負外郎為諫議知樞密院止百餘日咸平四年除平章事出知永興駕御澶淵手賜密詔令付西鄙得便宜從事歸田録太宗所任樞臣者十六人而錢向為之首曹彬錢若水向文簡寇準楚昭輔石熙載王欽若王沔張

先張昌言楊守一張士遜溫仲舒劉昌言趙鎔李惟清契丹叛盟非細故也而萊公親扶上轂尺箠笞之萊公在淳化為同知在至道為參政又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契丹請盟若少安也而馬知節言邊論兵未嘗少置真宗之所任樞臣者二十九而寇馬又其卓卓者曹彬陳堯叟曹利用宋湜薛魁寇準向敏中馮拯馬知節周起趙鎔曹瑋王顯周瑩王惟美王繼英薛宗訓曹武穆李惟清任中正張著張士遜夏仕嶠楊礪韓宗訓張旻迨至慶歷名賢輩出天下兵數更為圖籍邊防屯戍必加全補憂邊瑣也歐陽脩北伐虜寇南平蠻獠料敵制勝名將莫加有武功也狄武襄

有契丹仰望而稱嘆得人者王德用有士夫聞報而酌酒相賀者范仲淹有天下顒顒望致太平者田況以率履予以重集予勑以夔契予弼魯人石介慶歷一詩濃墨大字若縱口而談古人噫盛哉自是而後治平則有文彦博治平元年十月文彦博樞密使元豐則有呂公著元豐元年呂公著同知樞密院三年遷為樞密副使元祐則有范純仁元祐元年六月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皆正人也皆有益於國家也噫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氣類相感非偶然爾雖然有自來矣王顯之為使也學問寡

陋天子特取軍戎三篇以賜之慮其不學問惰矣夏竦之除樞也衆議紛紛天子親書文行忠信四字以勉之慮其有忝厥職矣慶歷三年天涵地育故應有此然此特上人之力也有若先正諸賢維持公論彦卿主兵趙中令以宣懷之太祖欲使符彦卿典兵宣已出趙韓王懷之請見出彦卿宣進之上曰宣何以復在卿所韓王曰臣托以處分之語未備復留之張耆為使晏殊以力爭之晏殊傳天聖中太后以張耆為樞密使殊言朝廷雖乏賢亦宜以中才處之如耆者但富貴之可也宋約為簽書王金陵謂與牛仙客無異熙寧初以宋約為簽書王安石云與明皇牛仙客無異

郝質欲在西府韓公琦謂不可比狄青（韓琦傳）白麻未追言者十八（夏竦）簽書未愜臺諫交章（郭逵傳）噫祖宗涵育既如彼先正維持又如此則堂堂北樞孰非正人端士乎

六部（論古今六部分合）

周之分典其職有六唐之設官亦如其數然則唐之六部其源流於周歟（通典注自宋齊以來分定為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六部其制益明大唐武太后遂以吏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為春官兵部為夏官刑部為秋官工部為冬官以承周六官之制）

蓋尚書舊不分曹而分曹始於西漢尚書舊不以曹名為號而定號始於東都成帝建始四年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而四人分四曹各有其任又置三公曹是為五曹尚書舊不分曹至是始分曹通典注　光武親覽吏職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齋祀事漢末改吏部為選部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舊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至是以曹名為號晉志魏晉而下或分而五或析而六未有定員也魏有五曹晉置六曹渡江有五尚書宋齊梁各有六尚書陳置尚書五員後周依周官置六卿隋改為六部尚書唐因隋制六典建官而六部之制始定唐因隋制六典建官國朝鑒藩鎮之弊乃以尚書郎曹出領外寄皆為定官特以寓禄

秩序品位而已國朝太祖太宗鑒藩鎮之弊乃以尚書郎曹寺官出領外寄三歲一易坐鎮外重分裂之務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與九寺五監皆為定官特以寓祿秩序品位而已省臺寺監往往他官兼領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寧末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二年以摹本賜羣臣乃置局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等詳定八月下詔肇新官制凡省臺寺監領定官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五年詳定所上寄祿格而省臺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中興會要神宗慨然舉六典之制而盡復之向之曹局各還所職時元豐五年也見上注而六部之名始復至侍郎之名漢已有之而今侍郎之任則自隋置也侍郎之名舊矣漢凡諸郎掌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以侍郎衛之故通謂之侍郎至隋煬帝六年尚書六曹

各置侍郎一人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也六典及通典注郎中之名漢亦有之而今郎中之任則自唐置也漢三署郎有郎中之名主作文書唐置六部郎中通典注員外之名古未有之而員外之官則自隋置也通典隋開皇三年尚書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此六部分局設屬之源流爾愚嘗推攷古今設官之意葢周之六卿統於大臣故若分而實合唐之六部紊於寺監故雖繁而實曠元豐以前名雖未正而事權歸一實有得於周元豐以後制雖盡復而冗員未併未免類於唐然則循周之制復周之意其在今

日乎夫周以冢宰征師於諸侯司徒以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郡國司馬大合軍以從司寇凡周人兵民之權若不歸於一也並見周禮本官注而不知實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始分異時呂伋虎賁逆王之日蓋太保命之而不見其危疑卒遽之事則是三公統之之由也書顧命邦布出入掌之外府金玉收藏掌之玉府九貢九賦之入掌之内府其他如幣帛之物租賦之用泉布之利散主於六官之屬者若不一也而不知皆大臣得以均節

會計之天官太宰則又曷嘗不一哉異時上之人無用度之私下之人無賜予之濫則是又其區處財用之有人也豈非周之六卿統於大臣故若分而實合歟唐一尚書之分為其屬者有四是為二十四司矣二十四司之分佐其長者有三是為侍郎郎中員外矣今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郎中員外判其曹則何所不包亦何所不任夫何六部之外又有九寺九寺之外又有四監戶部之財散於司農少府禮部之儀裂於太常鴻臚光禄勲與

膳部之權衛尉掌庫部之事太僕侵駕部之職其餘四監又以兵禮二部之所掌者而參之不亦幾於繁乎夫惟職掌太繁其勢必至於虛授是其繁也乃所以為曠也以上並百官志故杜佑言繁之弊有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之說杜佑省官議昔臯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職宗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景太僕掌車馬今太僕駕部尚輦奉御閑廄使者是四伯冏也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兵部無戎帳戶部無

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之説陸長源曠官文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脩撰官曹虛設祿俸不請亦知其繁乃所以為曠歟豈非唐之六部紊於寺監故雖繁而實曠乎國初吏部則審官流外三班主之戶部則三司使判之職畧聖朝雖沿唐制設吏部然而名存實廢典選之職自分為四文選二曰審官院曰流內銓武選二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戶部判院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凡戶口田産金穀食貨之政令皆源流於三司上本曹但受天下之土貢充會陳庭而已禮儀之事歸之太常貢舉之政領之貢舉則禮部職也四方奏案歸之審

刑在京獄訟委之糾察則刑部職也國朝禮部判部事二人以兩制臣帶職朝官以上充凡禮儀之使悉歸於太常禮院而貢舉之政領於知貢舉官本曹但掌制科舉人補奏太廟禮齋郎室長掌座都省集議等事刑部尚書侍郎郎中正為階官而刑部判部事二人以御史知雜以上或朝官充淳化二年以刑部復大辟案增置審刑院凡四方以其獄來上則讞於審刑院大中祥符二年置糾察在京刑獄司內兵部事歸樞府工部事歸三司國朝兵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充凡天下兵籍武官選授及軍旅卒戍之政令悉歸於樞密院工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凡城池二役皆隸三司修造案本曹無所掌故此二部不設主判多以別官兼之蓋國朝樞密主兵三司主財權重任隆往往與中書埒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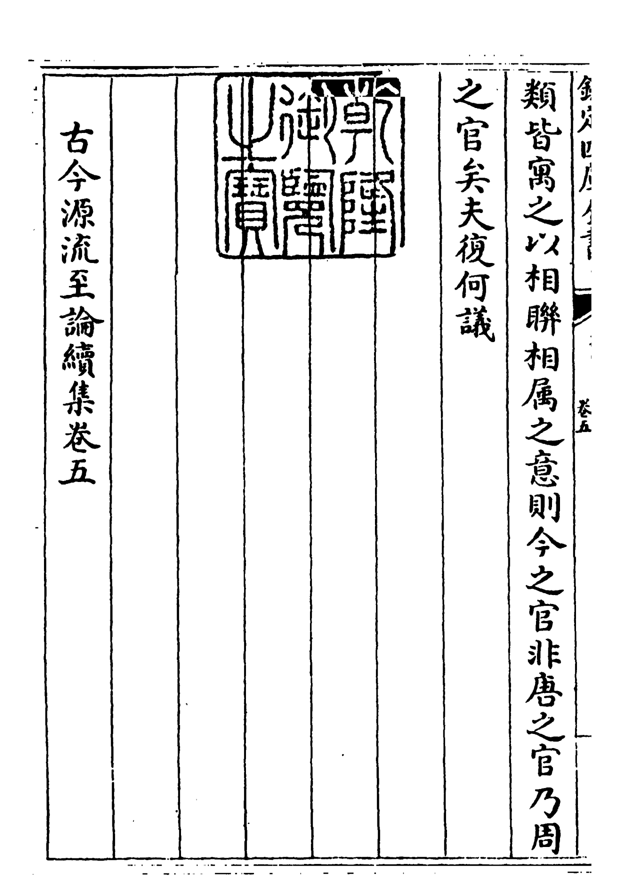
合兵工之部而歸之矣以名而論之稱號未正體統不立若不及於唐爾然總戶部工部之務盡歸三司得以權其有無制其出入而無蠹耗之弊察官制三司主財計至造作軍器則胄案主之土木之工隸修造案河防之役隸河渠案且國家工役之費無出於此三事其所能為蠹耗之大者必命三司總之乃可節以制度也舉兵部三衙之籍盡歸樞府得以上下相維彼此相制而無有握兵之處范祖禹言祖宗兵法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年無兵變也此元豐以前名雖未正而事權歸一實有得於

周者是也元豐以司封司勲之屬歸吏部以度支倉部歸戸部之二部也事劇務繁則侍郎之貟二而郎中之貟四曰禮則祠部主客而下屬焉曰兵則職方駕部而下皆屬焉曰工則屯田虞部而下屬焉之三部也曹閑局冷則侍郎之貟一而郎中之貟二尚書六部吏部一尚書二侍郎分掌

四選吏部司封司勲考功屬焉戸部一尚書二侍郎分左右曹而戸部度支金部倉部屬焉禮部一尚書一侍郎禮部祠部主客膳部屬焉兵部一尚書一侍郎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屬焉刑部一尚書一侍郎刑部都官比部司門屬焉工部一尚書一侍郎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屬焉每部郎官二貟知州以上資考及階官朝議大夫

以上為郎官也餘員外唯吏戶刑三部郎官各置四員以其劇曹也至於刑之一部都官比部屬之刑部司門屬之其曹稍繁其事稍詳則侍郎之員一而郎中之員四而又糾以都司左右司郎官各二員通糾六部號都司專佐宰相理省事謂之宰屬察以六察元豐五年詳定官制所言朝廷以天下事分六曹以治之都省以聽之六察以察之六曹失職則都省在所糾都省失糾則六察在所彈上下相維如繩之貫如畫棊局井井乎有條也以制而言之小大有倫燦然可觀若有同乎周爾然寺監之員未歸六曹不免有叢冗之弊元豐三年劉安世言先帝時寺監長貳多不並置今省曹所減止十餘員寺監所增仍倍

乎昔故望叅酌典故凡寺監事歸之六曹者宜盡省之三監之權未合戸部而不免有渙散不相通之患元祐四年蘇轍言歷詔都水軍器將作三監隷戸部此元豐以後制雖盡復而冗職未併未免類於唐者此也今六部星分誠有周人六典之美然事權不一脉絡不通盍反而正之乎何者戸部之財不豐不責之戸部而流品之不澄軍功之不實工役之繁具者吏部兵部工部不得不任具責也刑部之刑不息不責之刑部而制作之未明教條之未至禮部誠不得不任其責也若此等



類皆寓之以相聯相屬之意則今之官非唐之官乃周之官矣夫復何議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謄録監生臣陳太初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六

宋 林駉 撰

臺官

御史古官也自周迄今無代無之然名雖相沿意實相遠蓋以御史為傳命記事之官者周與戰國也以御史平章報奏而兼察劾之任者秦漢也以御史分為四司專劾百官之過者東都魏晉以來也唐則任彈劾之外而復兼訴訟之事國朝則任彈劾之外而復兼言事之

責此歷代委任之大者也按周官御史五史之至微者以中士下士為之特小臣之傳命令者耳（周官御史）迨至戰國獻書多云獻書大王御史（史記）澠池之會秦趙各命御史書事（史記藺相如傳）而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凡此皆記事之任而糾察之責未聞焉此蓋周與戰國制也（通典曰御史之官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沔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任也）至秦人主日親政事以操其下侍御僕從其勢益親或在中以受文書或在外以主彈擊

通典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本注曰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叔孫通新制禮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是也漢因舊制御史大夫佐丞相兼統萬幾中丞在殿中掌圖籍秘書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漢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故張蒼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張蒼傳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算律歷李文為御史中丞數從中主文書事張湯傳湯為御史大夫李文為御史中丞數從中主文書事陳咸為中丞總領諸郡奏事本傳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諸郡奏事課第州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憚之此居中

受文書也叔孫通令中執法舉朝會不如儀見上蕭望之為大夫部按延壽之驕恣韓延壽傳延壽代望之為左馮翊而延壽還御史大夫望之劾奏延壽僭上不道延壽竟坐棄市嚴延年為侍御史劾奏霍光之廢立本傳延年舉侍御史宣帝初即位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此在外主彈擊也茲蓋秦漢制也至成帝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至哀帝再更大司空之後迄于東都而中丞出外為臺率專任彈劾始不居中主章奏之事前表成帝綏和元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

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又後百官志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別留中為御史臺率

專席而坐其職重也後漢光武改為中丞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獨坐通典

三驄馬見避其望隆也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執法無所避常乘驄馬京都畏之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埋輪都亭豺狼屏迹張綱為侍御史安帝時遣八使案行風俗惟綱最官卑年少同日受命各之部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罪惡云云

執法殿陛權倖知畏陳翔字子麟拜侍御史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請以冀理罪時權倖知畏並通典及本傳

自是以來權專任重魏則簪白筆以奏不法魏置御史八人當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座帝問左右此何

官何立筆對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晉則糾行馬以督百僚通典晉中丞專糾行馬內司隸專糾行馬外雖制如是然亦更奏衆官實無其限宋則命中外停駐以尊之同上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郎下朝相值亦得赴之餘內外衆官皆受停駐齊梁以來常命十人居曹以察之齊有十人梁陳皆九人居曹糾察不法玆蓋東都魏晉以後制也唐制有大夫有中丞有侍御史有殿中侍御史有監察御史復有主簿內供奉裏行之員通典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內供奉裏行各如正員之半大抵臺事大夫總判之中丞通判之侍御史分

判之至殿中則糾班序之不整者監察則掌監祭祀諸軍出使者其餘職事與正同爾通典御史大夫掌肅清風俗彈劾內外總判臺事中丞職副大夫通判臺事侍御史掌糾察內外受制出使分判臺事殿中侍御史號為副端閤門之外百僚不序有離立失列言罵而不肅者則糾罰之其正冬大會則戴元豸乘馬加飾監察御史掌內外糾察并監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等凡諸供奉及裹行雖俸祿有差職事與正同貞元以來曰御史臺則天以後曰肅政臺左臺以察朝廷右臺以察郡縣龍朔改肅政為御史臺睿宗復詔二臺以察京師太極復廢右臺而左臺專隷尚書省此特沿革之制爾然以職任

論之武太后時改御史臺為肅政臺凡置左右肅政二臺則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二臺迭相糾正而左加敬憚龍朔以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睿宗即位詔二臺並察京師資位既等競為彈劾百僚被察殆不堪命太極元年以尚書省悉隷左臺月餘右臺復請分給尚書西行事左臺大夫乃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後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之官並隷焉戴豸糾儀縉紳皆整肅也見下啣命出使山岳可動搖也乾封二年韋仁約曰御史啣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誠曠職矣柳範之規拂蕭復之剛介王義方之抗奏姦人王義方擊李義府溫造之望威稱職並本傳中書令抑置田宅監察得劾之韋仁約奏褚遂良御史中丞

犯狀有五監察亦得擊之紀履忠劾來俊臣此不過糾督之任然舊制御史不受訴訟有通辭狀者立於臺門候御史出收取採如可糾則糾之略其姓名皆云風彈自永徽中崔茂元為大夫始任受事得任訴訟矣通典舊例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詞狀者立於臺門候御史出門外收採如可彈者畧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立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或訴訟之事舊制不主刑獄惟主察劾提綱而已自貞觀末年中丞李乾祐以因自大理滋姦又按事多為棘寺所反乃奏臺中置獄復得主刑獄矣

此唐自彈劾之外而得兼獄訟也通典舊御史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其鞫案禁繫則委之大理貞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囚自大理來往往多奸弊又按事入法多為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二獄以自繫劾國朝初無正員止為兼官中丞除正員外或帶它官者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諫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次則知雜御史副中丞判臺事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三院多在外任風憲之職它官領之職源聖朝沿唐之制設御

史臺大夫無正員止為兼官中丞除正員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事中諫議大夫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次有知雜御史二員副中丞判臺事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舊制三院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它官領之自太平興國以張巽為監察御史正官舉職自此始也天禧始置言事御史景祐始置御史裏行元豐復置六察其後大正官名不除大夫以中丞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其使名皆除之此特沿革之制爾然以職任論之太平興國

三年以張巽為監察御史正名舉職自此始也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其後久不除至慶歷五年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並為言事御史唐太宗時置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處御史之官卑者唐議臺察有六監司元豐三年李定請復六察於是以御史專領六察察在京官司又詔御史六員以三員分領察案三員專言事其後大正官名不除大夫檢校官帶憲銜者亦除去以中丞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舊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丞右巡使監察御史兼監察使至是使名悉罷會要四朝志

國朝之任御史者亦如唐人按劾之任其清勁忠烈尤過之韓琦一代宗臣不押班細故也而王陶極口詆之韓琦不押班王陶論琦有跋扈之罪文彥博三朝元

老燈籠錦微失也而唐介抗疏論之唐介論文彥博以燈籠錦媚後宮求還介遂貶春州别駕彥博亦出呂誨之先見呂誨為中丞時王安石除叅政呂誨首力彈之時溫公皆以為過後安石行新法溫公始服先見王素之勁力王素在臺諫風力愈勁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為獨擊鶻鐵面御史趙抃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號鐵面御史鐵肝御史四朝國史劉顗為御史言事貶蘇軾以詩送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號為鐵肝御史風采凜凜令人膽落此亦不過糾督之任然唐制御史以局專糾百官陸長源云諫官須蹇蹇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李華序崔孝公集亦曰直躬正詞擢左補闕嫉邪

忿佞除侍御史直躬故能諫君嫉邪故能察吏是臺憲無預君德之正否也長源上宰相書曰諫臣須蹇蹇匪躬之士憲臣須孜孜嫉惡之人李華序崔汚文曰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嫉邪忿佞除侍御史至我朝太宗置言事御史而朝廷闕失御史得言之見上呂公著諸賢復言六察不與於言專察官司復許得言而國家大計六察得發之又不止區區於指摘群臣細故而已元豐八年呂公著言御史大夫比年以來專舉六察故事廢國家利害之大計察官司簿領之細故乞罷案察只置言事御史劉摯又言中丞而下十員然止於中丞侍御史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察治官司公事文書不與於言請許六察並

許言事此國朝自彈劾之外而復兼諫諍也愚以古今御史之職而歷攷之未嘗不嘆國朝之美意蓋糾群臣之愆易劾大臣之失為難劾大臣之失固難言人主之闕尤為不易我國家涵養士氣崇奬直言趙中令開國元勲固對越神明而跋扈之態未必不自雷德驤一言折之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雷德驤劾奏普強市人第宅上怒叱之後其弟有隣復訟其庇吏受賕上怒按問罷相丁謂當軸用事使非臺諫有言則其禍天下非止如今日所觀者蘇子由云使丁晉公之時臺諫言事必聽其敗已久矣至如申公非諸公

共攻其短其害必有甚也惟演之麻鞫詠毀之錢惟演圖相監察御史語右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毀之堯佐之使御史奪之張堯佐以女有寵於仁宗一日除四使唐介論列卒奪兩使曾不以卑抗尊而為嬀也噫孰知犯人主之威而尤為難乎雷霆之威犯者必折堂陛之嚴目不敢瞬人非喪心誰敢冒身於斧鉞之下今先正諸賢慼慨奮發不為之折雖斥之貶之相率以為慶也叩鐶大呼不曰沽名明道二年郭皇后見疎仲淹孔道輔孫祖德蔣堂郭勸馬絳段少連宋祁劉渙詣垂拱殿門伏奏門者闔扉道輔叩銅鐶大呼夷簡以臺諫伏閤非美事乃逐之叩榻論諫不曰忤

旨石介慶歷聖德詩惟脩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磊砢忠誠特達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今叩予𢐄

濮園之議全臺論列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前後十一疏丐休王珪等議侍御史呂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皆論稱親之非新法之論臺府一空蒲宗孟范百祿蘇公范公呂公皆爭新法去

於是始足見國朝臺論之公耳雖然有由也欲除御史先擇舉主元祐五年劉安世朱光庭伏覩祖宗故事天禧三年詔諫議大夫賈黃中知制誥陳知微於常參官舉公清強敏材堪御史者一人臣等切惟聖訓皆有微旨何者御史之任使以糾發百僚故須先擇舉主使之引類然亦未嘗專出於執政也選人入臺皆不奉詔熙寧中李定以資淺入臺三舍人皆不奉詔其居之以人者審也諫官御史不兼

職務天禧中詔諫官御史不得兼職務入臺十旬無疏者罰舊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臺辱之罰其責之以言者專也言及乘輿天子改容語關廊廟宰相待罪蘇東坡論其假之以權者重也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君子推原其故三咏三歎祖宗待之之厚矣

諫垣

官以諫名非古也自漢武置諫大夫專掌議論於是有言事之官漢官表上大夫掌議論有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置蓋自周季監

謗秦氏禁言腹誹心謗莫不有罪況敢昌言其事乎西漢以來始懲壅蔽之患特立論諫之員以作天下慷慨敢言之氣豈非夫人之所願然言路之通固自此始而言路之狹亦自此始也觀鄭昌訟蓋寛饒之書曰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蓋寛饒傅昌上書訟寛饒曰臣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而鮑宣上書論何武亦曰官以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鮑宣傅召為諫大夫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宣為諫大夫上書云官以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上以宣名儒優容之夫職任諫諍然後得論天下之事而職

非當諫者謂其為越職可乎君子惜其職之有所拘也
蓋自唐虞二代盛時不以諫名官而天下皆可言之人
漢唐之世特以諫名官而天下無敢言之人我朝雖仍
諫諍之員而不拘諫諍之職公卿可諫也布衣可諫也
閭巷小民亦可諫也官共漢唐而意實虞周爾試以古
今評之群后四朝敷奏以言諸侯朝宗陳謨謀事則外
之侯伯牧守皆得言矣臯陶作士稽首颺言伯益朕虞
吁咈作戒則内之公卿師長皆得言矣鄭人鄉校得議

執政則草茅賤士皆得言矣瞽誦工諫市議道謗則農商工賈又皆得言矣是意也行於總章衢室之間寓於謗木善旌之際見於發言盈庭之時拳拳於都俞規戒之頃當時諫官之名隱然於其間故曰唐虞三代盛時不以諫名官而天下皆可言之人是也自諫議大夫之官置於漢武帝置諫大夫至光武改為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之負增於唐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左屬門下右屬中書以如是之名求如是之實霜飛白簡露奏皂囊以輔天子耳目

之任亦美矣然中郎補闕者出綰淮南之綬汲黯傳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南邪出為淮南太守博士對策者往持江都之麾董仲舒對策第一拜為博士出為江都相是猶可諉者曰非諫負也非言責也有如劉向戒外戚之專孫寶奏馮后之事皆以大夫也劉向傳遷光祿大夫時王鳳秉政倚太后專權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故不聽孫寶傳哀帝即位召寶為諫大夫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隙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怒上乃順旨下寶獄蕭望之以諫官而出補郡吏王吉以諫大夫而上䟽見踈皆以諫官也蕭望之傳是時選博

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䟽曰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王吉傳吉宣帝時爲諫大夫論除任子之令上以其言迂濶不甚寵異也吉逐謝病歸琅琊然亦視如土梗屏棄不用夫職在諫諍猶不得伸其喙尚奚望於百執事哉唐因漢制復增遺闕愚意有導人使諫之意然貞元以來蔣乂以右拾遺爲史館修撰蔣乂貞元九年以右拾遺權史館修撰穆宗之世李紳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本傳元和擢進士第穆宗召爲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夫拾遺一職也史館又一職也翰林學士又一職也則

唐之所以任是官者亦幾於不專矣任之而不專其職固未為唐害任之而不用其言唐之害為不小爾觀李渤之初以拾遺召也未幾遷為補闕一諫忤旨下遷參軍（李渤傳渤始以拾遺召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諮議參軍）裴潾之初以補闕諫也一從舍人未幾再疏身亦再貶（裴潾傳潾屢遷左補闕諫憲宗以中人領使帝不用後擢為起居舍人又諫憲宗從柳泌治丹劑帝怒貶江陵令）則唐之所以望補闕而拾遺者亦文具矣嗟夫古者上自公卿下至工瞽皆諫君之人也至後世結舌不鳴僅有諫垣之立耳

古者若箴若頌若議若謗皆諫君之言也至後世掃地不存僅有諫囊之規耳今也任諫垣者未必言進諫囊者未必信此君子深為之浩歎故曰漢唐之世特以諫名而天下無敢言之人是也我國初官以定俸實不親職故赴諫院者方得諫官端拱初以補闕為司諫以拾遺為正言所以舉其職也國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者栽以定俸入而不親職兼議大夫司諫正言須降敕赴諫院供職者方為諫官端拱三年以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以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時太宗欲諫官脩職故詔改其官天禧之廣諫員天禧初詔兩省置諫官一員再兼職

務明道之置諫院明道元年陳執中爲諫官屢請置諫官六是以門下爲諫院所以重其職也元豐正名散騎常侍不除而諫議大夫遂爲諫垣之長其屬有司諫焉有正言焉而三者各分左右焉此諫官沿革之制也元豐正名左右散騎常侍各一人旣闕不殊而左右司諫大夫遂爲諫垣之長專言責焉左隸門下省右隸中書省掌規諫諷諭然國朝雖仍漢唐之官而實得虞周之意三百餘卷上裨君德田錫遷諫議大夫凡進三百餘卷真宗見之必莊嘗比之曰朕之汲黯也一十九章極諷時弊劉安世十九章論祭京時爲諫議大夫諫議大夫之有人也御筆新除歡動朝野慶歷

歐陽永叔張安道王素俱除諫官蔡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䝉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裨帝治直須風釆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之於上尋亦除諫官 淶水記 御筆親題名留殿壁魯宗道為正言事有遺誤風聞彈疏御筆題殿壁曰魯直司諫正言之有人也不特此爾四諫之稱侈為美談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 四賢之名播在流詠 范文正公言事忤大臣貶余靖上疏論救落職尹洙歐陽相繼抗疏亦得罪蔡襄作四賢一不肖之詩 若此者又班班可紀也茲任言責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爾至若鄒浩之為正言也不陳孟后之事而曾誕玉山客問

之篇陰諷潛刺聞者若愧四朝國史曾誕與右正言鄒浩友善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使力請后浩不報及浩以諫立劉后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一篇以譏之識者或以比韓愈諍臣論高若訥之為司諫也不言仲淹之去而蔡襄不肖之詩極口深詆略不少貸見上故雖庸庸瑣瑣之流亦為挺挺敢言之氣失在諫垣救在縉紳以此觀之我朝之諫諍者何特諫垣一二負哉又嘗舍是而觀之百執草茅田野之公論矣外任漕臺亦許奏事歐陽脩出為郡倅得議建儲司馬公是在外群臣得以奏封不曰越職以

希恩也身居貧外挽衣論列寇萊公職為監門上書言事鄭俠為監門上書言新法是在内微職得以抗議不曰出位而罰名也山林布衣抗論行都張齊賢上庠諸生䟽陳中道太學生江𩆜時為靖國中陳大中至正之道草澤之士敢議國政不曰猖狂而加罪錦工獄吏引對殿陛王賛大名細民伐鼓論事大中祥符九年大名府民伐登聞鼓訴秋旱詔遣官披視蠲其賦閭閻之夫敢言朝政不曰誹謗以速刑自上而下由貴而賤皆為論列之人爾故曰我朝雖仍諫諍之官而不拘諫諍之責者此也

翰苑

玉堂賜篆景仰彌文寶帶橫金敬佩新渥榮矣哉翰苑之選也東坡謝翰林表云然嘗攷建置之由矣西漢以來代言委諸尚書未有是官爾通典漢尚書郎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誥出語為誥令魏晉以後代言委諸中書亦未有是官爾通典梁用中書舍人居詔誥之任注魏晉以來詔誥皆中書令及侍郎掌之而翰林建職其自唐始歟夫翰林院者藝能伎術召見之所處也韋執誼翰林政事翰林院者在銀臺門內以藝能伎術名見之所處也貞觀間時召學士草制而名號則

未聞焉乾封間始號北門學士而他號則亦未聞焉開元初始選朝官入居翰林供奉別旨而定名則亦皆未聞焉迨至二十六年而翰林學士之名定矣自太宗時召名儒學士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初制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繼以詔勅文誥悉由中書多壅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敕書詔猶分任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選用益重職林及翰林故事

國朝翰林雖掌內制而學士或領外制其文書皆知制誥主之國朝翰林學士掌內制淳化二年以翰林學士

賈黄中蘇易簡司管勾差遣院而學士領外司自此始自學士兼領他司止與職名同元豐官制行始專內制故必帯知制誥有承旨有學士有直院有權直院承旨以久次居之唐始以鄭絪為承旨國朝承旨不常置以院中久次者一人充續會要學士多以外制除之直院以資淺者充之國朝開寶二年以中書舍人李方知制誥盧多遜並直學士院而直院之名始此會要麈史云但以資淺者為之其實正官也權直以他官暫行之開寶六年以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而權直之名始此凡他官入院未至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闕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會要元豐正名而後翰林之職定矣嗟夫水遊瀛洲花園周廡外喧既寂內務靡華清之極也西聯

金鑾北瞻銅樓晨趍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備待顧問辨疑釋非發演絲綸據古援今任之重也自非天才拔萃己德邁倫未有不忝厥職爾李白嘗為翰林供奉矣雖一時應制摛辭奴僕力士然未幾神遊八極不可羈絆者才為之累也唐李白傳白為樂章帝愛其才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後白浮游四方於采石騎鯨捉月而死張洎亦嘗為翰林學士矣雖一時侍詩侑酒勢有華盖之逼然未幾而儀同之詔不下卒受楊國忠之謗者德未足於此也本傳自開元至咸通翰苑

顯名者一百八十九人為相者五十有三元宗八人肅宗四人一相代宗六人一相德宗二十二人七相順宗二人一相憲宗二十四人十相穆宗七人一相敬宗三人一相文宗三十四人十相武宗八人三相宣宗三十九人十一相懿宗以後三十六人七相非不侈為美談然求如正諫自任閣宦知懼李絳為翰林學士孜孜以正諫為己任嘗極論中官縱恣人皆憚之草詔一下士卒感泣者能有幾人哉陸贄為學士從幸奉天下詔山東士卒感泣至于國朝與唐異矣紫詔白麻流布中外金坡玉堂遴選才德且以尚書而為翰林下遷也而太祖乃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長編乾德元年上謂宰相曰北門深

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謹重然在前朝己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勉再赴職據平資而除翰林非超遷也而太宗乃曰學士之職清貴非可以他官比之張洎欲遷翰林太宗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金坡遺事是用人不以資而以望矣和㠓以文得寵可用也而睥子不正竟不居以近侍太祖以和㠓善文寵待之欲名入翰林謂近臣曰㠓睥子眊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范杲獻記求進亦可用也而躁競可厭終不除以內制知制誥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嘗出一篇示李昉曰先公謂杲才任學士故以付杲於是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不使居內是

用人不以文而以行矣此選用之意然也蘇易簡張泊皆興國之翰林矣清淨玉堂中之詩而太宗特示易簡焉蘇易簡時為承旨張泊為學士上疏數千言太宗賜蘇易簡詩云翰林承旨貴清淨玉堂中豈非泊之德行不及文學執政欲用張泊上曰極知泊文學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爾蘇之忠孝形諸歌詠歟太宗賜易簡言曰君臣千載會易簡曰忠孝一生心楊億晏殊皆景德之翰林矣前席待名賢之詩而真宗特賜楊億焉真宗御筆七言詩賜楊億曰承明近侍究儒玄若學勞心疾已痊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名賢豈非億能不草冊后之制真宗欲冊皇后上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曰大

年勉此不憂不富貴億曰此富貴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制而殊甘奉相謂之詔歎天禧三年丁謂復相召學士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詔晏殊殊遇筠側面而過蓋有所愧也此勸勉之情然也賜以錦袍十月朔舊賜紅錦袍淳化三年代以細花盤鵰錦賜丁丞相一等錫以金盞神宗賜王珪以盤龍金盞設以紫花之座神宗設紫花座賜王珪坐榮以金蓮之燭哲宗時蘇軾為翰林學士入對命坐賜茶曰中翰須盡心事官家報先帝知遇出撤金蓮燭歸院或不覺前席英宗朝張方中或命坐賜茶見上或待舊臣以賓友太宗以賓友待蘇易簡或見宰相以客禮孫抃此待遇之禮然也噫選用謹矣勸勉至矣待遇之恩復厚矣

則雍容禁坡回翔仙境參決國論發揮天語其忍負之哉是故條畫兵數稱為頗牧有李文定焉李文定公迪在真宗時為學士上問陝西兵幾何對曰臣向在本道以冊書兵馬糧草之數以備調發今猶佩置囊中帝令探取之目黄門取紙筆令具疏帝曰不意頗牧復在吾禁中矣兼有文學可比董楊有司馬公焉神宗擢司馬光為學士自謂知制誥不敢濫居況堪為學士乎又三疏力辭上從容問光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光曰臣不能四六上曰卿既舉進士取高第賦亦四六也以告勑授光光不得已受之有文章典雅者張方平在翰林上手札褒之曰卿文章典雅有三代風有文行兼著者真宗朝召學士梁顥夜對論及人物上曰文行兼著

如趙安仁者有幾遂為學士噫盛哉不特此爾唐之翰林妄為弄辭艶曲無所規正如沈佺期為學士為弄辭李白為翰林作樂章之類陋也而我朝歐陽公宫帖亦不忘規諫之意歐陽脩宫中之帖亦不忘規諫唐之内制不聞封還間以給事郎為之袁高為給事封還盧相刺史詞頭拘也而我朝劉筠亦不草丁謂之制見上注此尤翰苑之盛也子瞻堂堂如山如河此魯直賛誦東坡也愚以先正諸公亦何歉於斯云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六